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38

楚 剧

梁红玉闹辕门	
梁红玉战金山	
程玉梅射虎	
戏霜殴登	
胡奎卖人	
终身大	
巧计救	
王王小闹	
桂武招	
晒罗	
四海	
	亲裙裳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梁红玉闹辕门·····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1)
梁红玉战金山·····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25)
程玉梅射虎·····	章炳炎、徐金培述录 (51)
戏霜毆登·····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71)
胡奎卖人头·····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89)
终身大事·····	袁璧玉校订 (118)
巧计救贫·····	熊剑啸校订 (128)
王小闹年·····	张玉堂整理 (152)
桂武招亲·····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166)
晒罗裙·····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188)
四海棠·····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242)

梁红玉闹辕门

(《岳飞传》之一折)

龚 啸 岚 编剧

武汉市楚剧团藏本

剧情：童贯点验江淮一带兵马，江淮总制王渊不善逢迎，童则指责人马不齐，军容不壮，声言改期校阅。副将何进当即谋划，进献珠宝，备办盛宴，传名妓梁红玉陪酒，童始转怒为笑。裨将韩世忠见童贯如此寻欢作乐，贪赃纳贿，痛感朝中腐败，一旦金兵南侵，中原难保无虞，满怀悲愤，溢于言表。梁红玉遇见韩，感韩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引为知己，许以终身。何进仗恃权势，竟欲强娶红玉；红玉嫌何同至总制辕门，告何强逼成亲。王渊将何撤职赶走，亲为梁、韩主婚，并提升韩为副将。

人物：韩世忠（小生）、梁红玉（花旦）、童贯（花面）、王渊（老生）、何进（小丑）、朱孝元（武生）、鸨母（老旦）众歌妓、旗牌、中军、校尉、龙套、兵士、船夫。

第 一 场

〔旗牌执大令上，二道幕外。〕

旗 牌：下面听者：江浙淮南宣抚使钦差太尉童——奉旨出京，来到江南一带点验兵马，今日在镇江下马，命总制王渊带领本部人马校场听点。

王 渊：（内）得令。

〔旗牌下。〕

王 渊：众将官！排队迎接钦差，校场开点。

众 将：喳。

〔唢呐曲牌“柳摇金”。王渊带领众士兵、何进、韩世忠、朱孝元

列队过场。)

(龙套、中军、校尉引童贯上，王渊原人迎上。)

王 渊：江淮总制王渊迎接钦差大人。

童 贯：王总制！不知在哪里下马？

王 渊：先请太尉校场阅兵，再到行辕歇息。

童 贯：(不悦)好，开道校场！

(圆场，到校场，童贯等登将坛，众兵肃列。)

童 贯：叫总制呈上花名册，击鼓点卯。

中 军：王总制呈上花名册！

王 渊：花名册呈上。

中 军：击鼓点卯！(击鼓)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各应点)裨将韩世忠！

韩世忠：有。

中 军：裨将朱孝元！

朱孝元：在。

中 军：副将何进！

何 进：有。

中 军：总制王渊！

王 渊：到。

中 军：开操！

王 渊：众将官，开操！

童 贯：王渊何在？

王 渊：到。

童 贯：想你乃是北方名将，似这等人马不齐，军容不壮，一旦国家有事，怎能抵挡大敌？本太尉权在行辕歇马，三日之后再来校阅。来呀，带马行辕！

(童贯原人下。众士兵退下。转幕前。)

王 渊：气死我也！

何 进：老大人为何烦恼？

王 渊：想本镇转战南北，立下多少汗马功劳？今日反受这权奸的耻笑，怎的不恼？

何 进：大人好不明白，钦差大人不是说我们的军容不壮，他是怪老大人的礼貌不周啊！

王 渊：怎说是老夫的礼貌不周？

何 进：有道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两岸该是多么繁华的所在？今日钦差大人来到镇江，只是这样清谈谈，他怎么不恼？

王 渊：依你之见呢？

何 进：依卑职之见，少不得备办珠宝，安排酒宴，请钦差大人先在江边饮宴，等他高兴之时，再把珠宝献上，哪怕他有天大怒气，也就化为乌有了。

王 渊：好倒是好，怎奈本镇不会这般逢迎。

何 进：只要老大人示下，一切都有卑职料理。

王 渊：好，任你去办来。

何 进：遵命。韩世忠听令：命你去到江边，把镇江最好的舟舫唤来，伺候钦差大人游乐饮宴，（韩准备去）转来，你还要多带兵丁在江边防守，不可让无知的百姓横撞太尉的大驾。

韩世忠：遵命。（下）

何 进：朱孝元！命你去到教坊，将此地有名的妓女一齐传到河下伺候。

朱孝元：遵命。（下）

王 渊：何进！（嘲讽，不满）看起来你很会办事啊！

何 进：不过是随机应变而已。卑职还要邀请此地的殷实富

户，要他们献出金银珠宝，孝敬钦差大人。

王 渊：去罢！

何 进：卑职告退！

〔何进下。〕

王 渊：可恼！（唱摇板）

权奸当道邪气涨，反教鼠辈发颠狂。

〔王渊叹气下。〕

第 二 场

〔京口江边柳堤之上，新月初升，吹打中开幕。〕

何 进：（内白）请钦差大人住轿！

〔何进引童贯、校尉上，朱孝元、韩世忠迎上。〕

何 进：酒宴船只可曾备齐？

朱孝元：俱已齐备。

何 进：金、焦二山，乃是古今的名胜，长江的夜色，更是美不胜收，就请老太尉登舟。

童 贯：搭上扶手！（登舟，下）

何 进：搭扶手，搭扶手！（趋奉童贯登舟，转身对朱孝元）还有，还有，教坊歌妓呢？

朱孝元：传来的教坊歌妓，俱在下面伺候。

何 进：传她们上来。

朱孝元：众歌妓走上。

〔众歌妓上。〕

众歌妓：参见老爷。

何 进：罢了！（鄙视地）快上舟船与钦差大人陪酒。

众歌妓：遵命。（登舟，下）

何 进：朱孝元！你不会办事。

朱孝元：卑职办事不周，还求大人指教。

何 进：叫你去招名妓，怎么弄来的都是一些庸俗的粉头。

朱孝元：这……回何老爷，镇江还有一个名妓梁红玉，只是她脾气太大，不肯前来。

何 进：一个钦差大人还召不来一个妓女，你带了兵丁前去，她若不来，与我抓也要抓来。

朱孝元：遵命。（下）

何 进：韩世忠！

韩世忠：在。

何 进：今晚童太尉十分高兴，不可惊了大驾，委屈你一回，下面亲自巡更守夜去罢。

韩世忠：遵命。（下）

何 进：久闻梁红玉乃是此地出色的名妓，正好借此机会尝尝识。

〔急急风。朱孝元、众兵士抓梁红玉上。〕

朱孝元：梁红玉拿到！

梁红玉：（挣开了捉拿她的兵士）你们干什么的啊？我一不欠粮，二不欠饷，你们就是这样如狼似虎地把我拉拉扯扯抓到此地，你们也不打听我梁红玉是什么样的脾气？

何 进：嘿！一个小小的歌妓，口气倒不小，你可知道今晚乃是钦差童太尉到此，我奉总制王老大人之命，让我副将何老爷召你们前来陪酒，谁敢违抗呀？

梁红玉：哦！原来是钦差到此，总制王老大人要我们来陪酒的？

何 进：不错。

梁红玉：那你们就错完了！

何 进：怎见得？

梁红玉：皇上叫钦差出巡，是来访查你们当官的人是不是上与国家办事，下与黎民造福？又不是叫你们吃喝玩乐访查我们女人的好坏。你做你的老爷，我当我的歌妓，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不高兴陪你们，又待怎样？我就是不来。哼哼！大概你杀不了我的头，充不了我的军吧？

何进：好厉害！啊！梁姑娘，哈哈……久闻你是我们镇江的女中豪杰，红粉班头，我是叫他们去请你来的，不料想手下的人不会办事，冒犯了姑娘。（骂士兵）混蛋，糊涂蛋，你们不会办事，还不与我滚下去！（呵斥朱孝元等下）呀！梁姑娘，我们总制王老大人乃是一个清官，钦差来了伺候的很不周到，惹得钦差发了脾气，只得请你去陪一巡酒，说几句话，童太尉一定是心花怒放，恶气全消。姑娘，请你帮一个忙吧！

梁红玉：你叫什么名字呀？

何进：下官叫何进，何进。

梁红玉：嗯！你很会说话，我梁红玉是服软不服硬的，你早这么说么，我早就答应了。

何进：要答应才好，钦差正在船上饮酒，就请你快些上船。

梁红玉：待我走走！（唱摇板）

几句话说平了胸中怒火，

俺平生喜的是爽快洒落。

上船去陪钦差一切都有我……

何老爷你来呀！（唱下句）

看一看梁红玉手段如何？（上船下，何进跟下）

（起更。）

韩世忠：（内唱倒板）

见新月挂树梢万籁寂静。

〔韩世忠上。〕

韩世忠：（唱夹板）

但只见，江南地，十丈红尘，怎比那黄沙滚滚塞外风云。（转唱迤腔）

韩世忠投军旅转战秦晋，
随总镇走江南万里长征。
廿四桥随堤柳空馀吟咏，
看秦淮叹兴废宋、齐、梁、陈。
大丈夫理应当为国效命，
笑古人醉卧沙场错解了壮士雄心。

今夜晚童太尉游览江景，
奉军令到江边查夜巡更。
这边厢只听得欢呼豪饮，（内喝拳声）
那边厢又听得曲舞歌声！（内唱曲声）
恨如今奸贼们混淆视听，
一个个灯红酒绿粉饰太平。
热心人忍不住满腔悲愤，
夜漫漫怎能够等到天明？

且慢。童贯贼子来到镇江，只道他点验兵马，是为了逐鹿中原；不料他只会吃酒寻乐，纳贿贪脏，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只怕这大好的河山，要沦入强敌之手也！（转唱散摇板）

在上者享淫乐执迷不醒，
在下者肆贪污贿赂盛行。
思前想后心烦闷，
查什么夜来巡什么更？

他们灯红酒绿，不知何时罢休？且到那白杨树下，打睡片刻便了！（在白杨树下偃卧）

〔内白：“送钦差！”何进侍奉童贯上。〕

何 进：小心搭好扶手！（吹打介）

〔船夫上，搭扶手，童贯的校尉、朱孝元等上。〕

童 贯：你们的好酒，把我都吃醉了，今晚可算得风花雪月四字兼全。哈哈，有趣哇有趣！此番回京，一切有我作主……

何 进：多谢太尉，看轿侍候！

朱孝元：请钦差大人升轿！

〔童贯升轿，下。〕

何 进：送太尉！

〔众歌妓上，梁红玉上。〕

众歌妓：何老爷！我们告辞了。（下）

梁红玉：嗨！酒阑人散，我们也该回去了。

何 进：今夜不是你来，一定减色不少。

梁红玉：这是何老爷的夸奖。有劳搭上扶手。（下船介）

何 进：夜深人静，何必回去，此地有酒有菜，我们就乐到天明。

梁红玉：嗨！（奚落地）我们都是来伺候人的，正主子已经走了，我和你有什么好玩的？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回家睡觉去罢。

何 进：那么，我与你看轿。

梁红玉：喂！更用不上，这好的月亮，这条路又是我常来常往的，我自己可以走回家去。（下）

何 进：（得意地）今晚把钦差大人伺候好了，又看见了梁红玉，嘻嘻……还偷了她一把香扇。真是：时来风送滕王阁

啊！朱孝元！带马回衙。

〔朱孝元上，与何进带马。〕

何 进：（上马伸懒腰）哎呀！我也累了。（下）

〔梁红玉急上。〕

梁红玉：哎呀，慢着。适才不小心，我把扇子失落了，一把香扇事小，只是那上面有我的笔迹，落在那些狂徒手里，岂不可惜？不免回到花船之上，寻找寻找。（走圆场）船家！船家可曾看见我的扇子？

〔船夫上。〕

船 夫：梁姑娘！什么扇子呀？

梁红玉：是我常用的那把白纸折扇。

船 夫：有的，我听见那个混帐的何老爷自言自语，是他偷去了，你找他去要吧。（呵欠）少陪。（下）

梁红玉：可恼！（唱摇板）

这狂夫偷香扇行为可恨，

何副将原来是无耻的小人！

咦！（接唱）

柳枝下见黑影疑云阵阵。

哎呀！小树下是个什么东西呀？老虎？扬子江边哪来的老虎？（看，笑）不是老虎，是个人？是人怎么睡到这里？

我丢个石头打一下看看。（投石介）

韩世忠：（吼叫）什么人乱扔石头？

梁红玉：（接唱下句）

原来是偷睡的一个巡夜的小军。

韩世忠：你们吃快活了，把老爷当狗打，真正是岂有此理！什么人？

梁红玉：什么人？你们长官请来的贵客！

〔韩世忠见着梁红玉，有些愤怒。〕

韩世忠：（鄙夷地）一伙无耻的东西！

梁红玉：不要出口伤人啊！幸亏你的上司走了，要是被他们听见，岂肯与你甘休？

韩世忠：听见了又怎样？如今天下荒乱，民不聊生，奸贼们只知饮酒取乐，一旦敌人打进中原，还不是拱手投降？哼！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啊！唉！可惜这些话你听不懂。去，去，回家睡觉去吧！

梁红玉：哟！你未免太小看人了。你念的不过是唐朝杜牧的一首七言诗句。上联好像还是“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进酒家”。我们这里三岁的女孩子都会念，这有什么稀奇呢？

韩世忠：难为你说对了。女子家有才，也只不过会读几句诗词而已。

梁红玉：军爷！看起来你很瞧不起我们女人呀！未必你们当军汉能读唐诗，我们妇女家就读不得唐诗么？

韩世忠：当军汉？看起来你也很瞧不起当兵的呀！告诉你：李广、马伏波、班超、薛仁贵哪一个不是当兵的出身？当兵的又有哪些不好？我说可惜你不懂，还是回家睡觉去吧。

梁红玉：不懂也不要紧。今天不懂，今天就问，到了明天岂不就懂得了？学问学问，军爷！我们问问又何妨呢？

韩世忠：问得好，问得对，只是我还不曾问过你的尊姓大名呢？

梁红玉：我叫梁红玉，乃是京口教坊中的一名歌妓。刚才伺候了钦差大人下来，看见江边风景正好，就舍不得走开了。

韩世忠：嘿！风景虽好，江山无限，可惜遇见了一些不争气的子孙，只怕有一天都会变成敌人牧马的荒山啊！（坐下）

梁红玉：你虽有一片愤时爱国的好意，怎奈朝廷昏暗，奸贼当权，我们报国有心，请缨无路，岂不是枉然哪？（也坐下来）

韩世忠：话也不能这样讲。你来看，这棵树苗今天还小，可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等它成荫之时，还不是栋梁之材吗？我恨的是奸臣们不早作御敌之计，只怕亡国的大祸就在眼前了！

梁红玉：（唱迤腔）

今晚月下逢知己，
我二人越说越投机。
真乃是同君一夜语，胜读十年书。
如蒙军爷不见弃，
愿作益友我拜良师。

韩世忠：哈哈！（接唱）

这姑娘说话真有趣，
萍水相逢如故知。
为人师表我当不起……

梁红玉：我们就做一个朋友也不妨呀！

韩世忠：噯！（接唱）

男女间交朋友更觉稀奇。

梁红玉：什么，男子和女子交朋友稀奇么？

韩世忠：男子和女子是不能交朋友的。

梁红玉：军爷！为什么男子和女子就不能交朋友呢？真是岂有此理！（笑）呀！我也说不出那个混帐道理来！我们就交一个朋友吧。军爷，你讲的话是真的么？

韩世忠：实不相瞒，刚才见你之时，我以为你也是一个庸俗的歌妓，心中十分厌恶……

梁红玉：如今呢？

韩世忠：谈得投机，引为知己。

梁红玉：这样看起来，我们真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了？

韩世忠：真是一见如故。

梁红玉：既然一见如故，请你明日到我家中去畅谈一番如何？

韩世忠：我这个样儿怎么去得？

梁红玉：你这个样儿怎么去不得，我们是朋友呀！

韩世忠：是呀！我们是朋友呀。好，明天一定登府拜望。

梁红玉：我家是教坊，不是什么府，拜望就不敢当。

韩世忠：一定要来的。（远处传来更鼓和蛙鸣）

梁红玉：这再真的要回去了。

韩世忠：我们就此告别，明天拜访。

梁红玉：明天恭候了！（下）

韩世忠：谈谈讲讲，月色西沉了。

〔梁红玉又上。〕

梁红玉：哎呀！我忘记了。

韩世忠：忘记什么？

梁红玉：你明天到哪里去找我呀？

韩世忠：这个？

梁红玉：这怪我太荒唐了，我住在独石桥边第一户人家。

韩世忠：记得，独石桥边第一户人家。

梁红玉：明天一定要来呀！（下）

韩世忠：一定要来的。

〔梁红玉又上。〕

韩世忠：我记得，独石桥边第一户人家。

梁红玉：（笑）不是呀，我还未曾请叫你的名姓呢？

韩世忠：我也荒唐。我叫韩世忠，张良韩信的韩，生生世世的

世，精忠报国的忠，是陕西延安人氏。

梁红玉：（唱四平调）

一席话说得知音同调，

今夜晚意不尽再约明朝。

夜露寒多珍重（向韩告别）我回家去了，

勾起了女儿家心事如潮。（下）

韩世忠：（唱散摇板）

在月下遇知音解却烦恼。

我自投军以来，只知道冲锋陷阵，怎能迷恋女儿私情？

唔！不能春蚕作茧，自堕情网。今晚之事，我忘记了罢！

（想介）嗯！梁红玉她是红拂一流的人啊！胸襟开阔，性情

豪爽，我们都有忧时爱国之心，明天怎能不去呀？（沉吟）

只怕去不得……（鸡叫，天明）一定要去啊！（接唱下句）

红日升增勇气，我定走一遭。（下）

第 三 场

〔梁红玉上。〕

梁红玉：（唱四平调）

昨夜晚步月归心如潮涌，

江边幸遇韩世忠。

只谈得风云起江涛激动，

只谈得气味投水乳交融。

愿今朝诉衷曲能圆好梦，

学红拂随李靖海阔天空。

〔韩世忠上。〕

韩世忠：（接唱）

昨晚临别多尊重，